

# 花尾渡

杜 埃 著



I267/257

# 花尾渡

杜 埃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花 尾 渡

杜 埃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，134,000 印张，8.375 印数，1——7,350

统一书号，10109·1602 定价，（平装）0.77元（简装精装）0.82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都市，动乱的天堂 | 1  |
| 乡情曲      | 5  |
| 春天降临了古城  | 12 |
| 花尾渡      | 16 |
| <br>     |    |
| 美丽的海湾    | 23 |
| 南海湾的一粒珍珠 | 29 |
| ——珠海特区之旅 |    |
| 高山上的海    | 39 |
| 山中山      | 42 |
| 梅州行      | 50 |
| <br>     |    |
| 老战士，贤诤友  | 58 |
| 诚实者不逝    | 64 |
| 彰风十二年祭   | 69 |
| <br>     |    |
| 瓦林卡河在歌唱  | 76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可爱的伏契克的祖国  | 89  |
| ——捷克斯洛伐克印象 |     |
| 在捷克的西部边疆   | 94  |
| 维斯杜拉河畔     | 105 |
| ——华沙印象     |     |
| 奥斯维辛集中营    | 115 |
| 萨古班尼之夜     | 128 |
| 曼谷的盛会      | 135 |
| 阿瑜陀耶漫步     | 143 |
| 滚滚湄南河      | 147 |
| 丛林狂想曲      | 152 |
| “山钟”和纳拉树   | 163 |
| 芒果树下       | 171 |
| 那姑娘湖之夜     | 197 |
| 岛国明珠宿务     | 223 |
| 高山之城碧瑶     | 228 |
| ——菲律宾散记    |     |
| 马尼拉情思      | 234 |
| 异国重逢       | 247 |
| 后记         | 263 |

## 都市，动乱的天堂①

如冬天的北风一样，那饥饿的风声，刮过了巍峨的楼幢，刮过了壮丽的街心，刮过了威气森严的省政府，吸尽民脂民膏的财政厅。饥饿哟！饥饿哟！饥饿哟！

在街上，红色的，紫色的，黄色的，灰色的，高级人群的海。这都市的繁华面，行走着威风凛凛的官僚政客，挺挺的大腹贾，反共内战中嗜杀的军官，蛇头鼠眼的密探和杀气腾腾的警察与宪兵，还有，贵族的公子，小姐妖媚的眼睛。

处处街头，条条巷角，有无数的饥饿人群，在可怜地蠕行着，蜷伏着，他们是从破败的农村而来。地主豪绅的齿迹，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留下

---

① 此文原载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广州社联、左联联合编辑的地下刊物《新路线》。

了恶毒的血痕。

他们是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弹送来的难民，一大批，一大批，从北国的吉林，奉天，黑龙江，热河，他们身上带来了枪弹的腥风，飞机的余音，来到了这南国的偌大的都市。

他们是从军阀互相厮杀的战区而来的难民，在炮火中，飞机下，逃亡，逃亡，在绝望的惊怖中拾回了残余的性命，来到了这罪恶的都市，徘徊在街头，饿毙在巷边。

在白天，人道主义者，蹀躞在街边，目击那无数的饥饿大众，他看见了那死死跟在贵人后面乞讨的难民被布尔乔亚猛的一脚尖，他伤心了，流下了最后的眼泪。人道主义，人道主义，这打折扣的廉价出售的玩艺儿破碎了。

那无产者，农民一滴滴汗水筑成的黑淋淋的柏油马路，一部部，一部部布尔乔亚的漂亮汽车，统治者的铁甲车，军用电单车，疾风般的驰过，那柏油“噍噍”地作响，劳动者的汗，劳动者的血发射了凄厉的光。

在黑夜里，都市的街区，狭隘的巷角，有鬼头鬼脑的人影在闪动。“银鸡”，这可怕的警笛，传来了这边的街头发生了劫案，那边的狭巷发生了谋杀。呵！警笛，鸣枪，可怕的风声。

在黑夜里，这都市的贫民区域，有了听不清的啼饥的孩子，有了无数颤颤号寒的老妇，这声音，这声音，传到了门缝边。畏缩、蹑足，从门缝里出来了年青卖淫的姑娘与母亲。

在黑夜里，有无数被统治者的“市政计划”驱逐了的贫民，被掷到都市的角落，架起了简陋的草寮，在北风的夜里颤抖。“市政计划”“拆毁民房”，“兴筑马路”，都市的外表的繁荣。

在黑夜里，那街头，巷角，学校，工厂，机关的外门，电灯柱上，发现了无数的标语与传单：“打倒帝国主义、国民党！”“粉碎白色统治！”“反对剿共战争！”“起来！饥寒交迫的奴隶！”

在黑夜里，密探，警察，军宪，在工人区，在贫民窟里，在那都市的心层，加紧地巡逻。尖利的眼睛，凶残的眼睛——鹰犬的眼睛。



在黑夜里，一列列黑狰狞的囚车，押载了政治犯和因饥饿而“犯法”的人们，驰赴都市的郊野执行“枪决”。牺牲者发出震撼人心的口号声，真理，这伟大的北风，咆哮了！

在黑夜里，这都市的上空，有只巨大的魔手，压住，紧紧地，紧紧地压住。都市的里面，都市的心脏，都市的总心房在急剧地跳动了。

在白天，反动派的飞机，一大队，一大队，从市郊机场出发，驶往“匪区”轰炸。轧轧的机声，噼噼作响的柏油路，白色的魔王张开了血口，发出狂笑。

但是，在白天，在黑夜里，仍然如冬天的北风一样，那饥饿的风声，不断地增强了它的威力，扫过了巍峨的楼幢，壮丽的街心，恶怪似的省政府，财政厅。都市的总心房加剧地跳动了，加剧地跳动了。快要破裂了……

## 乡 情 曲

### 白 棘 花

暮春，一九四六年，乡野的四处，风声鹤唳。白棘花，开放在沟沿的荆丛上，点缀着那凄苍的绿野。

那刚翻过土的田地，穆肃而愤怒，耕牛已脱轭而去，田坎那边，倒放了一张破犁耙，庄稼汉，被过路的蒋匪军拉了去，当了枪靶。血，在湿渍的三月泥土上，凝结了。

一只白鹤，静肃地飞来田间。田间依然显出冬来的荒凉，乡村已阒无人烟，浩劫后，人们都到山上去，空荡荡的田野，只有那刚发绿的灌木林，颤颤摇摆的枝叶，对着白茫茫的白棘花，倾诉到处的凄惶。

忽然有人唱着哀歌，跑下了山坡，在松林的出口处，一个老农妇，叩着地神哭号。

野生的白棘花，在绿叶子上，片片飘落，为这变色的田原悲伤。

呵！我们底乡土，暂时失去了武装，我们这亲爱底南方。

春天的山雨，冲出了牺牲者的骸骨，旷野停止了呼吸，没有一丝声息，苍茫的白棘花，俯伏在绿叶子上，庄严地为悲哀的土地挂丧……

多久的，多久的，丛林终于发出一声鹰叫，一阵风吹过了草丛，黑松林，象一片深藏的海，喧嚣哗响。多少人想起了山那边的伙伴，多少人确信：一到度过这阴暗的暮春，叫魔鬼们知道，那发光的红棉花，将代替苍茫的白棘花，四面八方，满山遍野，怒放在这盛夏的南方土壤……

## 挂 旗

带着希望，迈进了一九四六年的夏天。你，走进了夏天的村舍。

村舍在燃烧。

纵火者已扬长而去，你回头向山谷探望，山谷也在愤怒中燃烧，那撤退未归的人们，火红的仇恨之眼，向着他们心爱的乡土，投下阴沉的一瞥。

呵！工作者，你摘了一把绿叶，走近了原日墙屋外面的篱笆。然而，篱笆的灰烬，却围绕了

整幅的园地。看，纵火者干得多么得意，香嫩的油菜花，已给烧得枯黄憔悴，连一块土碑，也给拔去，比日本人干得还彻底。土壤上，几口野灶，总算被建立了，<sup>①</sup>美国造的香烟盒子，啤酒瓶，空罐头，香口胶的包衣，拌着一大堆的黄色鸡毛，撒满了整幅草地。呵！那吃美国供给品的“草头军官”<sup>①</sup>，威风凛凛，曾在这里祝贺他们的“胜利”。

你带了一本《人民不死》，走进村场的中央，这儿曾是儿童的学校，民兵的操场，村政的议事堂。呵！一切都在火焰中毁去，只留下匪军们“重点攻势”的“战迹”，和着几幅“戡乱”标语，粘贴在布满枪洞的白垩墙上。

你一定异常激动吧！在夏天的榕树下，拾得一块马蹄铁。是的，虽说它生锈了，却发出异常明亮的黄光。呵！要想起的，想起它的主人了——一匹为战斗奔驰的栗色马，它载着我们这一带人民的英雄，奔向遥远的战斗的北方。无可怀疑，他要回来，他一定带着众多的人马，不久便要回来，那时南方将和北方一样，南方的土地，将得到彻底的解放，南方的海洋，也将掀起凯旋的波浪。

安

是的，好的工作者，是个开荒的能手，任何

---

① “草头军官”：即将匪军官。

时候，不感孤立，任何环境，不会气馁，退去了的高潮，重又到来。呵！你拿出一块染血的粗布了，站在废墟似的村场，向山谷呼啸，召唤每一个弟兄，你拿着红布爬上了草棚的杆顶上，重新挂上了斗争的红旗……

## 壕 堑

战斗的步伐，迈进了一九四七，大反攻的号角声，传到了南方。黄河的波浪，载着人民的兵队南下。黄河的波浪，走上了陆地，攻势浪头，一个紧接一个，扫荡着黑暗的中原，胜利的雄师，迅速地来到了长江边沿。

这时，南方的山野，那被炮击过的岗峦，壕堑长满了野藤花，画眉鸟又在啼唱。这扼守乡村的堡垒，曾阻止敌人的兵马。如今，岗峦上的队伍，已开拔走了，胜利战争从山地发展到平原。

岗峦宁静，画眉鸟在舒展它美妙的歌喉。热情的鹧鸪，也在大声放胆啼唱。岗峦完全复归了自然，让鸟兽们去占有。人民已重回到了平原的村庄，胜利也回到了村庄，根据地也回到了村庄。

是的，通过漫长的战争，我们的队伍，壮大了。解放战争显示了无比威力，给大地的一切，

带来了青春。看呵，村庄的四处，蜿蜒的群山，起伏的岗峦，是我们的铁城环。听，躺在平野上的河流，唱着赞美歌：

“解放区的天  
我们的天……”

乡村的道口，“输送队”又来了，“草头军官”骑上一匹高头骏马。保安队象一条秋天里的草花蛇，每秒钟吐着五次毒舌，在日本人走过的公路上，凶恶地向前爬。

山城又在烽火中崛起，壕堑瞰住村野，那刚休息了五分钟的枪，又指向乡村的道口，子弹飞向草头军的马蹄，爆炸声落在美国式的卡车旁，天空喷射火星，河流重唱战歌——

“保卫解放区  
保卫新起的家……”

### 希望底花朵

胜利的岁月，希望之苗，在阳光下，火焰一样的开了花。

喜鹊出现在狂热的秋天，向着家家户户，频

频报着一九四八年的秋季战讯：乡村，一个个的，解放了。

那曾引人凄凉之感的白棘花，让它代表苦难的日子，永远逝去吧！红色的枫树林，在秋日里，成了一个新标志，红光扫除了四野的哀愁。虽说秋天才到，春天的步子，已在枯瘠的土地上，开始移步。

向忧郁的怀乡病，永远告别吧！向古旧的乡土气息，挥手吧！田野脱去了惨淡的灰色，迸发晶亮的黑光，土地重回了老家，披上红色的新装。

乡村的道上，人们交换着胜利的消息，那积聚了千年愁痕的苦脸上，贫雇农们第一次豁然地笑了。

灾难的日子，留下了深沉的记忆。那贪婪而狡猾的面孔，曾是多么地威风，他们网罗了地面，以长期的阴影笼罩了人民。现在，倒霉的恶运临到他们了。那丧失了独占权的鹰爪，在绝望地发抖了。

让那吸血的旧制度，退避到角落去，让他们在暗处投放最后怨毒的一瞥吧！没有什么怜悯，路，走到尽头了，人民将把他们永远送走，送到历史的存积箱里去，连同那些横行乡曲的恶霸，地痞子，他们的武装和刑具，田契和帐簿子，一齐送去，把留下的阴影，也一齐送去。

歌唱的人们，在田野里活动。新的生活日程表，在乡村出版了，冒着兴奋的热汗，人们争议着计划书，迎接新的增产和创造。

这美丽的画面，行将出现在我们的乡土，鲜红的旗，飘扬在村场的中央，望着她，人民的脸上，开放了希望底花朵。



## 春天降临了古城

雄浑的气象，朴实的风格，这城市，她有无限的魅力，叫人想起老远的年代，千古的风流人物；历代人民心血所创造的多姿的建筑，和通过劳动的粗手显得格外秀丽的河山，十分动情地展露在眼际，使人感到祖国的无限深沉伟大，壮丽而可爱——这就是北平城。

这城市，现在人民在欢呼，从历史的锁链和血腥的魔掌挣开，她解放了！开始成为人民的一座美丽的城！

一九三四年夏天，因秘密刊物被破获，我曾逃亡到这城市，踩着胡同里松喷喷的尘土，向富丽堂皇的宫阙望去。一个朋友对我说：“这里缺少南方的现代化，但有许多南方所没有的特点，你住下去，将会不断有所发现。”

住下去了。真的，忠厚亲切的北方人的面孔，讲话铿锵动听的北方人的声音，伟壮耸峙的城楼，比画还美的山水，冷静的市肆和低廉的生